

第一章 一天之內死兩次

臨近清明，時雨紛紛，漫漫烏雲壓頂。

官道上一輛青帷馬車悠緩前行，冷風吹進車裡，少女淺藍色繡花裙裾揚起。

這輛馬車駛往京城，車裡有主僕兩人。

「小姐，又下雨了，每年一到清明就下雨。」丫鬟郁桃把透氣的窗櫺闔上，「小姐，您冷不冷啊？」

在她對面的少女，穿著淺藍色繡團花齊胸襦裙，高腰處的粉色絲條垂下來。

少女梳著花苞髻，膚如凝脂，姿容韶秀，細碎的光流轉在那雙桃花眼裡，熠熠生輝，晶瑩明澈，耳邊的粉色耳墜隨著馬車前行而晃動。

郁桃把目光落到這對耳墜上，又不由得移到慕念瑾的臉上，自家小姐可真好看，即便她待在小姐身邊多年，日日可以見到小姐，難免有時候還會看恍了神。

慕念瑾柔聲道：「有披風，還好。」

郁桃給慕念瑾倒了盞熱茶暖手，伴隨著雨聲，郁桃睏意湧上來，打了個呵欠。

慕念瑾看她一眼，「妳睡一會兒吧。」

郁桃搖搖頭，「我還得伺候小姐。」

「這會兒沒什麼需要妳伺候的。」慕念瑾道：「妳先睡吧，等到了客棧我叫醒妳。」

郁桃又打了個呵欠，趕路這段時間她一直沒休息好，實在撐不下去了，「那好吧，小姐。」

郁桃靠著車壁很快睡著，馬車裡更加安靜。

又一陣風從縫隙裡進來，鑽進慕念瑾的襦裙，涼意在她的指尖兒蔓延開來，慕念瑾手腳變得冰涼。

方才郁桃問她冷不冷，不想讓郁桃擔心，慕念瑾沒有如實告訴她，可自己的身體自己最清楚，她明白，自己的身子是越發弱了，不過是清明前夕的一場雨，她全身竟冷冰冰的，沒有溫度。

慕念瑾想起年幼時那位道士給她占卜的話。

道士說她命格凶煞，邪祟纏身，體弱多病，活不過十六歲，再有一年多的時間她就要十六歲了，若那個道士所言不假，她是不是快要死了？

「念念，念念。」

馬車裡突然響起的聲音打斷了慕念瑾的思緒，她驚訝地左右環顧，有人在叫她的名字！可車裡只有她和郁桃兩個人，眼下郁桃又睡著了，剛剛是誰在說話呢？

「念念，是我在說話。」那聲音又在慕念瑾的腦中響了起來，「妳別怕，我不是人，但也不是什麼鬼魂精怪，我是系統。妳想和我說話的話，直接在心裡說就行，我能聽到的。」

慕念瑾心跳的快了些，一個她從未聽說過的東西突然出現在她的腦海裡，實在太過匪夷所思。

慕念瑾警惕問道：「系統是什麼？還有，你是怎麼知道我身分的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系統是幾千年後的東西，被選中的人可以透過綁定系統完成任務，從而實現願望，妳就當成是天外來物吧。」

「我是一個功德系統，穿梭各個朝代，專門幫助運勢被奪走的人，多做善事累計功德，從而拿回原本屬於他們的運勢。至於我的身分，其實我本不該出現在這裡，但機緣巧合，我來到妳身邊，聽到了妳和丫鬟的對話，自然就知道妳的身分啦！」

「這樣啊！」慕念瑾心跳平緩了些，「功德，運勢，這又是什麼？」

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運勢和命格，常做好事的善人、德行高尚的聖人或者有功於黎民百姓的人，氣運和功德就會多於其他人。」

慕念瑾明白了，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柔聲道：「那我該怎麼稱呼你？」

「我叫溜溜。」

「溜溜。」慕念瑾重複了一遍，「很可愛的名字。」

被慕念瑾誇讚，溜溜很高興，語氣興奮地誇回去，「念念，妳睫毛好長皮膚好白啊，身上也香香的，想親。」

被這句話逗笑了，慕念瑾不知道溜溜長什麼樣子，但聽溜溜的聲音，明顯年紀不大，像五六歲的小孩似的，「你是怎麼來到這裡的？」

溜溜聲音變得沮喪，「另一個朝代有人綁定了系統，我去往那個朝代的時候出了事故，途經你們這裡，趕上下雨被雷劈了，只能在你們這個朝代多待一會兒，意外來到了念念妳身邊。」

被雷劈了？慕念瑾嗤嗤笑出來，「那你疼不疼？以後要小心點！」

「不疼，我會小心的，不能再被雷劈第二次了。」

慕念瑾笑了笑，又問道：「溜溜，既然你是功德系統，可以窺見別人的功德和氣運，那我的氣運是不是很不好？」

「妳不是我的宿主，我沒有許可權知道妳的命格和氣運是好是壞。」溜溜道：「但我遇到了妳，也算是有緣，我知道念念體弱多病，我想幫幫妳。」

常年生病，慕念瑾眉眼間透著病態。

這些年，哪怕她一看見湯藥就反胃，還是忍著喝下去，她也努力的鍛煉身體，但並沒有效果，她的身子越來越弱。

生病的滋味並不好受，一天天清晰感受到力量從自己的身體裡流逝，似水般一滴一滴流走，沉悶虛弱，讓人無力。

慕念瑾道：「有什麼法子可以幫我？」

溜溜說：「我這個法子，和尋常求醫問藥治病救人的方法不同。我那些宿主做任務的時候，與功德無量的人接觸，對自身氣運是有利的。」

慕念瑾道：「你是讓我多和功德多運勢好的人接觸？」

「對噠。」溜溜道：「按照我們現代的說法，這叫共用功德。功德無量、氣運旺盛的人，會對身邊的人產生有益的影響，妳靠他們越近，妳的病情可能會好轉。」

「不過，也不全是正面的影響，端看個人的選擇和造化，心思歹毒罪大惡極的人，就算是共用了功德，也不會有好運的。但究竟有沒有作用，我不是很確定，畢竟念念不是我的宿主，我不太清楚妳的情況。」

慕念瑾露出笑，「沒事的，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方法。」

溜溜又多說了些，「念念，京城多貴人，相應來說功德多的人也更多，等妳回了

京城，妳仔細留意些。」

「好。」慕念瑾應下來。

接下來，慕念瑾未出聲，她正在思考這件事，突然，一道轟鳴的聲音響起，馬車劇烈晃了一下。

身子朝前摔去，她趕緊扶著車壁，一旁睡著的郁桃也被這番變故驚醒了。

慕念瑾穩住身子，問馬夫，「張叔，出什麼事了？」

張叔很是焦急，狠狠揚起馬鞭打在馬背上，恨不得讓馬車再快些，「小姐，不好了，發生山洪了，這一段官道兩旁都是山，趕上下雨天，山上的石塊和泥流都下來了。」

山洪？慕念瑾臉色一變，官道兩旁的山坡並不高聳，山洪不常發生，這麼倒楣的事情怎麼讓她遇上了？

張叔使勁揮鞭，但趕路一天，馬匹早已疲憊，跑不太快，山坡上青黑的石塊摻雜著泥土與雨水轟隆滾落，奔騰咆哮而下，眨眼間的功夫，將這輛不起眼的馬車吞沒。

慕念瑾兩眼一黑，失去了知覺。

哦，她的運氣也太差了，還沒回到京城找到可以讓她共用功德的人，她就這麼死了！

「小姐，又下雨了，每年一到清明就下雨。」郁桃把透氣的窗櫺闔上，「小姐，您冷不冷啊？」

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慕念瑾怔怔地盯著坐在她對面的丫鬟，這段話她已經聽過一次了，她難以置信的開口，「郁桃？」

郁桃一臉迷茫，「小姐，是我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們不是……」慕念瑾盯著郁桃的臉，把「死了嗎」三個字嚥進了肚裡。

她掐了下胳膊，一陣痛感傳來，慕念瑾顧不上外面還在下雨，又急忙打開窗櫺朝外看去。

這一切都是真的，還沒有發生山洪，不是她的幻覺，她這是死而復生了？

「念念！」溜溜的聲音在慕念瑾腦中響起。

慕念瑾身子一僵，急忙在心中問道：「溜溜，你還在？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念念，妳猜的沒錯，妳還活著。可能是我的到來，導致你們這個時空出現了錯亂，引發了山洪，我用系統裡一半的能量讓時光回溯了一刻鐘，讓妳重生到山洪發生之前。」溜溜很是自責，「對不起，念念。」

重生？她竟然重生了！

先是來了個功德系統，這會兒她又死而復生了，今天一天，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太過玄妙，完全超出慕念瑾的想像和認知。

但情況緊迫，慕念瑾來不及思考太多，平復心緒說：「誰都無法預料會發生意外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又救了我們，該是我向你道謝才是。溜溜，謝謝你！」

溜溜低落的情緒散了些，「念念，我也說不準一刻鐘後會不會再次發生山洪，要不妳讓馬夫加快速度趕路吧！」

慕念瑾咬了下唇，這段官道兩旁都是山，如果還會出現山洪，馬車加快速度並不能完全規避意外的發生。

最重要的是，她和溜溜交談的這一會兒，一旁的郁桃給她倒了熱茶後又睡著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和她重生之前一樣，沒有絲毫更改，這樣下去，很有可能還會遇上山洪。

車上不只她一人，大夥兒的性命都握在她手裡，慕念瑾不敢賭。

她於是揚聲問：「張叔，我身子不舒服，這附近有沒有能歇息的地方？」

不知道具體引發山洪的條件是什麼，也不知道一刻鐘後會不會再次出現山洪，是以，慕念瑾決定停留一段時間，等雨停了再趕路。

張叔粗聲回道：「小姐，荒郊野外的，在這裡停留不安全，再走一段路就到客棧了，要不您到了客棧再休息？」

慕念瑾堅持道：「張叔，我胸口悶得厲害，喘不過氣，不能再趕路了，這會兒雨又越下越大，可能會遇上山洪，還是找個地方避雨吧。」

張叔不以為然，「小姐，這雨不算大，兩旁的坡也不陡峭，此地又乾旱少雨，不會發生山洪的。我走過的路比小姐吃過的米都多，小姐多慮了。」

慕念瑾嘴角浮現一抹苦笑，哪裡是她多慮，若不是死過一次，她也沒想到會出現意外啊！

她加重語氣，「張叔，按我說的來。」

張叔無可奈何，讓馬車慢下來，恰好附近有一座廢棄的寺廟，下官道走不遠就是。

張叔找地方拴馬，郁桃攏著慕念瑾朝寺廟走去。

寺廟不算小，屋頂完好，裡面還有一座佛像，但多年沒有人煙和香火，地上滿是灰塵，橫梁也結滿了蜘蛛網，潮濕又陰涼。

慕念瑾本就體弱，進到寺廟裡，她的臉色越發蒼白。

郁桃找了塊稍微乾淨的地方，掃過灰後，靠著牆把披風鋪在地上，讓慕念瑾坐下。

見慕念瑾臉色不好，郁桃碰了碰慕念瑾的指尖兒，「小姐，這裡濕氣重，您身子受不住的，我去找些柴火取暖。」

慕念瑾攏了攏身上的披風，不想讓自己的丫鬟冒雨拾柴，「外面還在下雨，妳別去了，我忍一會兒就行了。」

「小姐，雨小了一些了，附近還有山坡，找柴火很容易的，一會兒就能回來。」

郁桃道：「況且，我還要把馬車上的東西拿過來，左右都是要出去的，沒事的。」

慕念瑾叮囑道：「那妳先去找張叔，和他一塊兒，彼此也是個照應，你們倆不要走太遠。」

郁桃應了一聲，出了寺廟。

此時廟裡只慕念瑾一人，她喊了幾聲溜溜，不見有回應，不知道它幹什麼去了。

地上濕氣重，慕念瑾站起身，在廟裡來回走動，打量著四周，最後去到佛像前。

不多時，幾道沉重的腳步聲在門外響起，腳步聲越來越近，伴隨著雨聲傳進來，

慕念瑾仔細辨別著聲音，隱約聽到幾聲求饒聲，不是郁桃和張叔回來了。不知道進來寺廟的是什麼人，以防萬一，慕念瑾腳步放輕，藏到佛像後面，呼吸也輕了些。

接著，廟裡進來三人，有兩人滿身血跡倒在地上，其中一人捂著傷口，「大人，饒命啊！」

站在他面前的黑衣少年身形修長如竹，臉上帶著玄色面具，遮著上半張臉，手中持冷劍，正對他的咽喉，聲音凜然，「誰派你來的？」

那人身子顫個不停，「是……是永寧長公主派小人來刺殺您的，永寧長公主恨您入骨，她說只要事成，就給小人金銀權勢。永寧長公主還說……」

那人的話還沒說完，突然間他身子發抖得更加劇烈，他驚恐盯著立在他面前的黑衣少年，一道殷紅的血從他的喉嚨裡竄出來，灑落在寺廟佈滿灰塵的地面。

慕念瑾藏在佛像後面，屏氣斂息，悄悄探了探頭，恰好看到這一幕。

血腥味刺鼻，漸漸蔓延開來，慕念瑾因著身子弱，便對這種氣味更加敏感，她身子不由得顫了顫。

她欲哭無淚，手腳發軟，她可太難了，山洪、重生、殺人，怎麼什麼事情都讓她遇上了！

慕念瑾緊張又害怕，算算時間，郁桃和張叔快撿柴回來了，她只希望這個黑衣少年趕快離開，不要和郁桃他們撞上。

黑衣少年正準備離開，眼角餘光卻看到靠牆地面上的披風，頓時腳步一轉，走到披風旁。

這披風乾淨精緻，沒有一絲灰塵。

隔著面具，他黝黑的瞳眸看向正中間立著的高大佛像，淡聲道：「出來吧！」

慕念瑾心跳如擂鼓，糟糕，被發現了。

她一時沒有動靜，廟裡的少年卻也不離開，篤定佛像背後藏著人，像是猛獸瞄準了獵物，等著獵物主動送上門來。

少年殺人不眨眼，惹怒了他沒有好下場……慕念瑾不敢再拖延時間，她深吸一口氣，慢慢直起身子從佛像後出來。

看到慕念瑾，黑衣少年一怔，原來是個姑娘，他還以為佛像背後的人也是來刺殺他的，她看起來約莫十四、五歲，面色雪白，身姿纖柔單薄，不像是刺客。

不過，還是不可掉以輕心，荒郊野外，她隻身一人藏在佛像後面，實在可疑了些。

少年一步步朝慕念瑾走去，手裡的劍，劍鋒還沾著血漬。

他聲音淡漠，透著冷意，「聽到什麼了？全都說出來，不然，我不介意殺了妳！」

這是要殺人滅口？

慕念瑾還不想死，她攥著襦裙，儘量把心頭的害怕壓下去，「我……我什麼都沒聽到，也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少年打量著她，「真的？」

慕念瑾趕緊點頭，「是真的，我沒有騙你。我在寺廟裡避雨，太冷了，就靠著佛像睡著了，聽到你大喊的聲音我才醒了過來，我什麼動靜都沒聽到。」

「還有，我自幼就身體不好，每天要喝幾大碗湯藥，我還有耳疾，很多聲音都聽不到的，除非大吼大叫，不然就要湊近我耳邊說話我才能聽到。」說到這兒，慕念瑾抿了抿唇。

雖面前的人帶著面具，但慕念瑾還是看著他，極力讓自己看起來更加可信，「我就是個弱女子，還把自己的隱疾告訴你了，沒有必要騙你的。我爹爹和我兄長還等著我回家，回去晚了他們會擔心的，你若是不相信，可以小聲說話試一試，我真的聽不到的。」

慕念瑾眉間的病色映入少年的眼簾，他也聞到了一股淡淡的、有些苦的藥草香，是面前這個姑娘身上的藥香。

少女有沒有耳疾他懶得深究，病弱纖瘦卻是肯定的，而看她眸間藏著的慌亂和恐懼隱隱流出來，像是一隻雪白的、受驚的小兔子。

曾經他也養過一隻小兔子，但是那隻兔子被他的娘親當著他的面摔到了地上。

少年嗤笑一聲，「不管妳聽到了什麼，一個字都不准說出去。」

他不打算殺她了？看來他相信了她的話……

慕念瑾鬆了一口氣，可惜，這口氣還沒鬆完，轉眼間又出了變故。

躺在地上的兩名刺客，有一人並未徹底死去，眼見少年正背對著他，瞅準時機，將刀揮向少年的背後。

少年聽到動靜，動作俐落，偏身一躲，順勢拉了慕念瑾一把。

然而那人拚著一口氣撲了過來，瘋了一樣四處揮刀，慕念瑾身子弱，來不及躲避，刀鋒刺進她的身體，而後抽離。

慕念瑾身上所有的力氣瞬間被抽走，軟綿綿倒了下去。

相較於疼痛或是其他情緒，她湧上心頭的第一個想法是——

她這是又要死了？沒有這樣的！

她體弱多病，可從來沒做過壞事，從小到大也算乖巧，還經常給街上的小乞丐買燒餅和包子吃，老天爺不公平啊，她怎麼就又死一次了呢！

望著這一幕，少年眉頭微蹙，他很快接住慕念瑾，把她抱到懷裡。

懷中少女臉色雪白，身子越來越涼，濃長的眼睫慢慢闔上，猶如一枝爛漫的花被雨水打落，變得萎靡，花瓣四散。

「對不起！」

少年冷淡的聲音，此時多了幾分感情和愧疚。

若不是他懷疑慕念瑾是刺客，讓她從佛像後面出來，她也不會被誤傷。

不似預想中倒在冷涼的地上，慕念瑾感覺到了最後一抹溫暖。

是那個少年接著了她，那個少年在向她賠罪……慕念瑾臉色蒼白地輕輕搖頭，「是我運氣太差了。」

一天之內死了兩次，一次遇到山洪，一次被誤傷，確實找不出來比她運氣還差的人。

慕念瑾繼續道：「我是京城慕府的大小姐，勞煩你告訴我爹娘，多年沒有見到他們，我很想他們，是我不孝，不能在他們膝下盡孝了。」

聽到這話，少年一愣，旋即應了下來，「我會的。」

他眸中閃過一絲冷意，揮劍刺向刺客的心口，而後抱著慕念瑾起身離開。

後面的事情慕念瑾就不知道了，她又是眼前一黑暈了過去，只覺得這麼死了也挺好的，不要再讓她重生了。

第二章 跳出意外身亡的輪迴

「念念，念念，妳快醒醒。」

聽到腦中的聲音，馬車裡，慕念瑾緩緩睜開雙眸。

她不在寺廟裡，她還在馬車上，慕念瑾抬手按著胸口，這裡並無任何傷痕，可不久前經歷過的、被刀劍刺進的觸感彷彿還在，讓人難以忘懷。

說來也是奇怪，雖然被刺了一刀，但躺在那個白衣少年的懷裡，慕念瑾並未感到太多的疼痛。

「小姐，又下雨了，每年一到清明就下雨。」郁桃把透氣的窗櫺闔上，「小姐，您冷不冷啊？」

這一刻，慕念瑾簡直頭皮發麻，這是她第三次聽到這句話了，這意味著她又重生了。

「不冷。」慕念瑾敷衍回了一句，迫不及待在心裡問道：「溜溜，這又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「我用系統裡的能量讓妳重生了一次，想著妳去了寺廟，應該不會再出意外，為了節約能量，我便休眠了。沒想到，妳又出了意外，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兒，但我覺得恐怕還是和我脫不了干係。」

「我本不該出現在妳所在的時空，我的出現，影響了妳的命運……所以，我用剩餘的能量又讓妳重生了一次。念念，我的能量有限，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，妳一定要把握好。」

溜溜的聲音越來越弱，「念念，我的能量要耗盡了，我必須得離開了，離開後我要去找我的宿主，不能再和妳見面了，你們這個時空應該也只有我這麼一個系統，不然會亂套了。」

「念念，我長話短說，要讓妳的身體好轉，有兩種方法，一是妳自己多做善事，累積功德；二是共用功德，帝皇將相命格的人多是功德無量，他們的運勢也更好。至於哪種方法更有效，我也說不準，妳自己試試吧。念念，我走了。」

說了一大通話，和慕念瑾告別後，溜溜的聲音再沒有出現在慕念瑾的腦中。

慕念瑾心緒複雜，系統離開了，而她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了，她該怎麼躲避意外降臨在她的身上呢？

第一次，她遇上山洪沒了性命；第二次，她被人刺傷沒了性命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她注定命喪於此，那不管她用什麼法子躲避，意外總是會發生的。

想通這一點，慕念瑾的糾結、害怕和恐懼一掃而空。

如果說，一切的意外是因為溜溜而引起，那既然溜溜離開了，她也應該不會再出事。

而如果一切都是她的命，如果意外總是要來的，那就不躲不避了，早死晚死都是

死，反正她也有經驗了。

因此，這回慕念瑾沒有讓張叔停下馬車，而是順其自然繼續行駛。

車外的雨越發地急，這一次，直到過去官道兩旁的山坡，沒有任何轟鳴的聲音響起，也沒有再遇上山洪。

慕念瑾露出淺笑，還好，總算過了這一關。

雨一直不停，還未到酉時，天色便暗了下來。

行路越發艱難，馬車在客棧門前停下，慕念瑾下車，打量著這座客棧。

客棧名為「梨花悅」上下兩層，門前高懸的燈籠隨風搖晃。

遠處青山村落被雨霧籠罩，而這座客棧透出的光，猶如蟄伏在黑暗中的猛獸倏然張開血盆大口，露出獠牙，反射著陰森刺眼的冷光，欲將一切吞噬。

立在傘下，一陣冷風掠著細雨拂過，吹動慕念瑾臂膊間的披帛，襯得她越發纖細柔弱。

「小姐，咱們快進去吧。」雨夜沁涼，郁桃不由得打了個顫。

慕念瑾回過神，不再想之前兩次重生的事情，進去客棧，張叔已經跟掌櫃安排好房間，慕念瑾主僕就被夥計領了上去。

客棧的梁掌櫃走過來，一巴掌拍在下了樓，還仰頭看向二樓的夥計的肩膀上，「你這小子，還沒看夠？」

年輕夥計回過神，方才見到的仙姿玉色仍深深印在腦中，他結巴了一下，「掌……掌櫃的，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麼好看的小姑娘，像是……像是從畫裡走出來似的。」梁掌櫃打趣道：「你這小子，見到漂亮小姑娘眼都看直了！不過，南來北往的客人，我見過不少，像慕姑娘那般姿容出眾的，確實少見，想來是京城哪家的金枝玉葉。」

客棧約莫三十來間客房，慕念瑾住的客房在二樓盡頭，她和郁桃一起住，張叔則在隔壁。

郁桃在收拾床鋪，慕念瑾捧著一盞茶，纖細的手指在釉色映襯下越顯瑩白，暖意從茶盞傳到指尖兒，過了段時間，方趕走縈繞在指腹的涼意。

今天發生的事情，若非親身經歷，她自己也不會相信。

一連兩次遇害又重生，在死亡邊緣徘徊，慕念瑾心力交瘁，這會兒什麼都不想思考，只想好好睡一覺。

叩門聲響起，夥計送來吃食和熱水。

慕念瑾沐浴後聽著窗外的雨聲入睡，就在她快要睡著的時候，隱隱約約聽見一些動靜。

聲音不是從窗外傳入，像從牆面傳來，好似是一位女子在吟唱，戲腔哀哀怨怨，想來客棧入住了哪家戲班子。

好在一盞茶的功夫後，聲音就消失了，一切歸於平靜，睡意襲來，慕念瑾沉沉入睡。

這場雨下了一整夜，翌日清晨，仍然未歇，郁桃推開窗，發愁的道：「小姐，看來我們還要在客棧待一天，本來今天就可以回到府裡，可雨一直下不停，也不知道要耽擱幾日才能回去。」

慕念瑾輕聲道：「急什麼，總有雨停的那一日。」

郁桃奇怪的道：「小姐好像並不急著回府。」

慕念瑾未出聲，微微垂首望著梨木桌上的茶盞，盞中水霧氤氳。

在客棧多停留幾日也好，一來讓她有時間釐清最近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，二來她有點近鄉情怯。

她是京城慕府的姑娘，五歲那年，道士說她命格凶煞，活不過十六歲，若是一直待在府裡，不僅她自身的病情會加重，還會給府裡其他人招來災禍。

於是她被自己的爹娘送出京城，到蘇州養病，時隔十年，這是她第一次回京，回到自己的家。

多年未見爹爹、娘親以及慕府其他親人，慕念瑾有期盼和歡喜，然距離京城越近，她心底的緊張和忐忑也湧了上來。

十年未見，她沒有在爹爹和娘親跟前長大，不知爹爹與娘親會不會喜歡她這個女兒？

是以，被大雨耽擱不能趕路，倒是緩解了她心頭的緊張和迷惑。

一直在客房待到傍晚，覺得有些悶，慕念瑾與郁桃一道去樓下透氣。

慕念瑾下樓的時候，已有幾人在大廳，沿著木階而下，眾人映入慕念瑾的眼簾，除去客棧的夥計，大廳共有一男三女。

男子蓄了鬍鬚，大腹便便，衣著富貴，其餘三位女子，一位約莫雙十年華，著一身紅衣，風情殊麗，只是看上去有些憔悴，另外兩人要嬌俏年輕些，分別著綠衣和粉衣。

這幾人同座一桌，話語間透著熟稔，想來是一起的，慕念瑾看了一眼便收回視線，選了靠牆的位置坐下。

「慕小姐，您下來了。」一看到慕念瑾，夥計拎著一壺茶過來獻殷勤，「桌上的茶水都涼了，我給您添些熱茶。」

慕念瑾笑著道：「謝謝。」

大廳裡只有幾個人，發生一點動靜其他人都能聽到。

聽到夥計和慕念瑾的對話，綠衣女子綠煙往那邊瞟了一眼，等看清慕念瑾的模樣，綠煙對著身旁的同伴感歎，「好標緻的小姑娘！」

在她對面的紅衣女子朱玉娘冷冷看她一眼，沒有搭理她。

綠煙有些尷尬，「玉娘，我是哪裡得罪妳了嗎？有話說清楚，妳何必對我甩臉色。」

朱玉娘冷冰冰的道：「綠煙，妳是霓翠班的臺柱子，我哪裡敢對妳甩臉色，是妳多想了！」

「哪裡是我多想了，妳何必這麼陰陽怪氣的說話！」綠煙臉色拉下來，很不高興。

綠煙旁邊的粉裙女子名春櫻，眼見兩人要鬧起來，她趕忙勸和，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姊妹，有話好好說！」

綠煙冷哼一聲，不再出聲。

春櫻晃了晃她的胳膊，安慰道：「綠煙，別氣了，妳要是不想待在這兒，我陪妳回房，剛好我也想回去。」

綠煙沒答應，「待在房間裡多無聊，妳先回去休息吧。」

春櫻應了一聲好，「我受了風寒，這幾日頭暈沉沉的，身上也沒什麼力氣，那我先回去躺一會兒。綠煙，我不在這兒，妳可別和玉娘拌嘴。」

春櫻離開後，綠煙心裡還存著氣兒，不願和朱玉娘待在一塊兒，可又沒地方去，她左看右看，看到慕念瑾的身影時，她目光一頓，起身走了過去。

「慕小姐，我可以在妳這裡坐下嗎？」

慕念瑾正與郁桃說著閒話，陡然看見綠煙，她微微一愣。

客棧並不大，方才綠煙和朱玉娘的爭執自是傳到了她的耳裡。

慕念瑾淺淺一笑，「請坐。」

見慕念瑾答應，綠煙不悅的心情好轉一些，「是我太過唐突，還請慕小姐不要見怪。只是在這人生地不熟，我沒地方去，同伴又身子不舒服回房了，我不想悶在客房裡，妳我同為女兒家，只能找妳說些閒話。」

慕念瑾笑著道：「無妨，我也正覺得悶呢。」

少女唇邊掛著淺淺的笑，宛若沾了一絲蜜，不張揚，可也不清冷，令人只覺舒適，而她瓊鼻櫻唇，未施脂粉，只梳著簡單的花髻，卻是清婉動人。

綠煙多看了幾眼，方開口道：「慕小姐，我叫綠煙，店裡的夥計方才提到過妳，所以我知道了慕小姐的姓氏，此地離京城只有半日路程，慕小姐可是要去京城？」

慕念瑾道：「是要進京。」

綠煙熱絡的道：「我也要去京城，等雨停了，慕小姐可以與我們一道出發，彼此也有個照應。宜春侯府的老太君請我們去唱戲，她老人家祖籍蘇州，喜歡聽崑曲，便請了我們霓翠班進京擺戲臺。」

慕念瑾離京後是在蘇州長大，扶養她的老人家喜歡聽戲，便說：「我祖母也愛聽崑曲，遇上縣城有人擺戲臺，她都要去看一看。」

綠煙笑了笑，「老人家是喜歡聽戲曲兒。喏，穿紅衣的是朱玉娘，主座的是我們霓翠班的老闆李德成，剛才回客房的，是我的好姊妹春櫻。我們一行十多人，其他幾人在客房裡沒出來。若這次能入侯府老太君的眼，也不枉千里迢迢來京城一趟。」

慕念瑾想起昨夜聽到的戲腔，「昨夜我隱約聽到一些聲音，不知是哪位姊妹唱的，雖聽不真切，然唱腔悠遠細膩，淒婉如水，想來你們能得侯府老太君的喜歡。」

被慕念瑾這麼一誇讚，綠煙心中對她的好感多了幾分，隨即她又撇了撇嘴，「昨夜是玉娘在吟唱，她遇到了負心郎，一路上總是唱些哀怨的曲調，這幾日和我相處也頗是陰陽怪氣。罷了，不說她了。」

「如果這次能入侯府老太君的眼，我們霓翠班的名聲也算是傳到了京城。等回到蘇州，我離開霓翠班，也就不用擔心戲班子裡其他姊妹了。」

「離開霓翠班？」慕念瑾有些驚訝，綠煙還未到雙十年華，又是臺柱，怎會在大

好年華離開霓翠班？

看出慕念瑾的疑惑，綠煙解釋道：「我家境貧寒，六、七歲就進入霓翠班跟著師傅習崑曲，轉眼間在霓翠班待了十二年。女兒家芳華易逝，戲班子裡的人皆是無根的飄萍，不管多麼受人追捧，早晚會被別人取代。」

「我不可能一輩子待在戲班子裡，這些年我攢了些銀子，趁我還年輕，等回到蘇州，我便拿銀子贖了我自己，過尋常人家的日子，相夫教子。」

綠煙邊說話，邊不自禁摩挲著左腕間的桃色玉鐲。

注意到綠煙的動作，慕念瑾看過去，她尚未及笄，但看過不少話本子，綠煙這番情態，又提到了「相夫教子」，想來是有了心上人！

發現慕念瑾正看著自己腕間的玉鐲，綠煙便也不隱瞞，「這玉鐲是陸郎送給我的，陸郎有秀才功名，卻不嫌我出身卑微，他說等我離開霓翠班，便娶我為妻。」說這話時，綠煙的目光纏綿，臉上笑意甜蜜。

原來那玉鐲是定情信物，難怪綠煙如此看重，慕念瑾說了些祝福的話。

綠煙又道：「這件事只有春櫻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今天遇到了慕小姐，我忍不住和你提了嘴，還望慕小姐替我保密。」

慕念瑾自是應下。

在大廳待了有段時間，雨天的寒意又鑽進慕念瑾的衣裙，讓她覺得手腳冰涼，身子不舒服，正欲與綠煙告別，回客房休息，卻見一隊人馬出現在客棧門口。

這群人健碩高大，著同樣款式的武士服，腰間佩刀，顯然是什麼豪門大戶的侍衛，唯有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身黑色勁裝的少年。

少年身姿頎長，薄唇挺鼻，他腳踩黑靴，衣領、肩膀處微微有些水漬，黑衣黑髮，眸色幽冷，踏雨進入客棧，泥土、草木與春花的清香隨之拂來，客棧內沉悶壓抑的氣息一掃而光。

一侍衛從少年身後走到櫃檯前，掏出一塊銀錠，「掌櫃的，要幾間乾淨的上房。」梁掌櫃打量著黑衣少年，雖不知這人是何身分，然氣度不凡，定不是等閒之輩，梁掌櫃不敢怠慢，親自將這群人迎上二樓。

綠煙低聲道：「也不知那個黑衣少年是什麼身分，他身邊那群人氣勢洶洶的，一看就不好招惹。」

慕念瑾「嗯」了一聲，卻有些心不在焉。

方才進來客棧的那個人，背影和她第二次重生前在寺廟裡遇到的那個黑衣少年很是相似，身上的衣袍也很相像，都是一身黑衣。

不過，雖然出現在客棧裡的少年沒有戴面具，可她在廟裡也沒見到那黑衣少年的臉，他們倆會是同一個人嗎？

還有……慕念瑾指尖兒動了動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剛剛她冰涼的身子骨突然有了一絲暖意，不舒服的感覺也散了一些。

宛若炎炎夏日驕陽烤著大地，倏然一縷清風拂過，吹走所有的沉悶和熾熱；又如落入冰窟四肢僵硬之時，驟然流過一陣暖意。

雖只有一縷，感受卻格外明顯。

然而，這股舒暢之感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，很快，慕念瑾的身子又恢復原樣，一如既往的孱弱，手腳彷彿被什麼東西束縛著，用不上力氣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是她病懨懨的身子突然好轉了，還是說剛才只是她的錯覺？

慕念瑾正在思忖，這個時候二樓下來一人，是之前掏銀子的那個侍衛。

張勇道：「掌櫃的，備些吃食。」

梁掌櫃迎上去，「夥計待會兒送上去，張侍衛還要些什麼？」

「我家少爺不喜被打擾，我給少爺送去即可。你讓夥計送幾壺酒，再把店裡的招牌菜送到我們房裡去，今晚兄弟幾個可要好好喝一杯。」

梁掌櫃應下來，吩咐廚房準備菜肴。

張勇等菜肴的時候，和大廳裡坐著的李德成聊了起來，得知霓翠班一行人要進京獻唱，來了興致，「我在西北多年，還未聽過崑曲，不知與北方的戲曲有什麼區別？」

李德成並不吝嗇展示技藝，他朝綠煙和朱玉娘招了招手，「妳們開嗓子清唱幾句。」他直覺那黑衣少年不是尋常人，若是唱得讓人滿意，豈不是多了一筆進項？如今黑衣少年不在也無妨，先討好他身邊的侍衛總是沒錯。

綠煙走過去，毫不扭捏，唱了幾句《西廂記》。

她未著戲服，也未有正式的妝容，然她唱腔纏綿悠長，軟糯流麗，加之她心有情郎，把自己的情思寄託在戲曲裡，便將戲曲中的情意表達得淋漓盡致。

寥寥幾句，可見其唱功精妙。

婉轉的唱詞飄散在大廳，讓人如癡如醉，彷彿雨天的冷意也被驅趕了出去，即便張勇是個粗人，也忍不住撫掌誇讚，「太妙了！」

輪到朱玉娘時，她選了一支佳人被始棄終亂的曲兒。

朱玉娘神情哀傷，紅唇裡飄出幽怨哀愁的唱詞，好似她就是戲中被拋棄的女子，滿心的愛慕與纏綿的情意不過是一場空。

適逢外面大雨嘩嘩作響，此情此景此聲，果真是淒淒慘慘戚戚。

可是，太過哀戚，容易讓人心煩意亂。

朱玉娘的聲音停下，張勇輕咳一聲，道了一句不錯。

她臉色垮下來，「張侍衛這般反應，看來是更欣賞綠煙的表現。玉娘有何不足，還請張侍衛指正。」

察覺自己得罪了人，張勇急忙道：「朱娘子誤會了。在我看來，朱娘子唱功並無任何不足，一樣精妙。只是我是個粗人，這雨一連兩日下個不停，本就讓人心煩，方才又聽妳唱些哀怨憂愁的戲曲，我心緒更加鬱悶低落，還望妳諒解。」

朱玉娘難看的臉色並未好轉，此人解釋了一通，可話裡話外仍然表明他更欣賞綠煙的表演，她究竟是哪裡比不過綠煙！

旁觀這一幕的慕念瑾，和張勇的想法一樣。

並非朱玉娘技不如人，兩人的表演各有千秋，然連日大雨，淒慘寒涼，眾人困在客棧無法出行，本就心情不豫，再聽一些哀怨的戲曲，更讓人覺得煩躁。

若要做一個選擇，慕念瑾也更喜歡綠煙纏綿爛漫的表現。

張勇離開後，朱玉娘譏諷的看向綠煙，「纏綿悱惻，嫵媚婉轉，妳是故意當著張侍衛的面唱《西廂記》的吧！」

綠煙漲紅了臉，「我沒有！玉娘，妳說話太難聽了！」

朱玉娘嘲弄的道：「妳都這樣做了，還嫌我說話難聽？綠煙，俗話說一個戲子半個娼，妳不會真以為有人不嫌棄妳吧？不過是看妳有幾分顏色罷了。」

綠煙氣壞了，「朱玉娘，妳遇人不淑，我心憐妳，這段時間對妳多有忍讓，今日妳不得張侍衛的稱讚，何必拿我撒火，我要撕了妳的嘴！」

說著話，綠煙朝朱玉娘撲過去，兩人扭打在一起。

見狀，李德成大步過來，將兩人分開。

大庭廣眾之下鬧騰開來，李德成臉色很是難看，「霓翠班的臉面都被妳們丟盡了，還不給我回客房去，繼續留在這裡丟人現眼嗎！」

綠煙很是委屈，「是玉娘無理在先！」

李德成沒有順著綠煙的話說下去，此刻不管他偏頗哪一方，只會增加另一方的怒火，「行了，妳們是霓翠班的一份子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丟人丟到外人面前去，妳也對玉娘動手了，妳就沒錯嗎？」

被李德成訓斥一通，綠煙心中的委屈更甚，哭著跑出了客棧。

李德成沒攔下綠煙，他左右環顧，除了梁掌櫃等人，此時大廳只有慕念瑾主僕兩人，他無奈賠笑，「玉娘和綠煙脾性急躁，老夫沒有管教好她們，讓慕小姐看笑話了。」

慕念瑾搖搖頭，表示不在意，她猶豫一下，對著李德成道：「李老闆，天馬上就黑了，外面還下著雨，綠煙姊姊是女子，一個人跑出去多有不妥。」

不過是萍水相逢，李德成沒想到慕念瑾會關心綠煙的安危，忙應道：「慕小姐放心，我會派人把綠煙找回來。」

綠煙和朱玉娘拌嘴是她們的私事，慕念瑾不方便多管，見李老闆應下，派了人出去找尋綠煙，慕念瑾便回去客房。

用過晚膳，郁桃借用客棧的灶房為慕念瑾熬了藥湯。

用藥後，慕念瑾想了想，打開房門，走了出去。

她不知道綠煙住在哪間客房，也不知她是否回到了客棧，只得向夥計打聽消息。

夥計徐讓道：「慕小姐，綠煙姑娘還未回來，不過霓翠班的人出去找她了，估計等一會兒就能把人找回來。」

慕念瑾看了眼刻漏，亥時已到。

她在大廳等了一刻鐘，未見有人回來，夜色寒涼，繼續下去她身子受不住，只好先回客房。

回去客房沒多久，如同昨晚一樣，朱玉娘淒涼的唱腔傳來，不多時，二樓走廊響起了腳步聲。

有人上樓了，慕念瑾心想，應當是綠煙和霓翠班的人回來了吧。

郁桃打開門探頭看去，夜色沉沉，二樓的客房大多熄了燈，「小姐，霓翠班的人

應該回來了，他們都睡下，您就別擔心綠煙姑娘了。」

慕念瑾「嗯」了一聲，讓郁桃吹了燈。

綠煙和朱玉娘年歲相差不大，都是霓翠班的戲伶，彼此相互照拂，按理說姊妹情深，然短短一下午她們拌了兩次嘴……

想到這兒，慕念瑾想到了自己，等她回到慕府，不知道能不能和府裡其他姑娘和平相處。

第三章 驚聞戲伶身死

又是一夜過去，第二天天色放晴，可以繼續趕路了。

更衣洗漱後，郁桃收拾行李，慕念瑾立在窗旁欣賞著景致，客棧的後面是成片的梨樹，枝繁葉茂，不過梨花盛開時節已過，只剩零星幾朵簪在枝頭。

突然，急促的敲門聲響起，打斷了清晨的安寧。

「慕小姐，我是梨花悅的夥計。」

聽到聲音，郁桃去開門，慕念瑾跟著走過去，只見那年輕夥計臉色慘白，焦急不安。

慕念瑾不解，「出什麼事情了嗎？」

「慕小姐，綠煙姑娘死了。」

慕念瑾愣在原地，昨天下午她還在與綠煙閒聊，怎麼一夜之間就香消玉殞？

她急忙道：「怎麼會？到底出什麼事情了？」

負責通知慕念瑾的夥計名叫徐讓，「慕小姐，綠煙姑娘出了意外，這是誰都沒想到的事情，因為掌櫃打算報官，官府怕會遭人問話，所以來稟報慕小姐一聲，眼下所有人都在大廳，霓翠班的人也在，具體情況霓翠班的人更清楚。」

慕念瑾與郁桃去了大廳，只見眾人面色凝重。

透過李德成的講述，慕念瑾弄清楚來龍去脈。

昨日傍晚，綠煙與朱玉娘起了爭執，綠煙憤懣跑出客棧。

當時李德成聽從慕念瑾的建議，吩咐小廝去找綠煙，小廝冒雨出去，在周圍轉了一圈不見綠煙身影，只好返回客棧。

綠煙脾性驕蠻，在蘇州時她也鬧過彆扭大半夜跑出去，是以李德成不太在意，以為綠煙氣消了自然會回來。

霓翠班等人各自在房間用了晚膳，到了亥時，綠煙還未回來，李德成這才坐不住，叫上霓翠班幾位男子出去找人。

李德成一行人找了一夜，中途回了客棧一次，他們找遍四周，直到卯時才在河邊發現綠煙的屍體。

李德成懊悔不已，「是我太大意了，要是我昨天傍晚多派幾個人出去，指不定綠煙不會出意外。綠煙存不住氣，我只以為她是在和我們置氣才不回客棧。」

出了命案，客棧的梁掌櫃在徵求李德成的意見後，吩咐店裡夥計去報官。

二樓客房，少年又是一身玄色錦袍，腰身筆挺，立在木窗旁，晨曦清冷明亮，勾勒出他稜角分明的輪廓和挺拔的鼻骨。

聽到門口的動靜，江寒恕薄唇輕啟，「發生何事了？」

張勇跟夥計說完話，回頭稟道：「侯爺，客棧裡出了命案，一名戲伶喪命，客棧掌櫃要去報官。」

江寒恕在西北多年，戰場上刀光劍影，死在他手上的人不計其數，客棧裡死一個人而已，不值得大驚小怪。

他神色平靜，「是意外，還是被人謀害？」

「還不清楚。」張勇回道，「要等官府的仵作來驗屍才能知曉。」

連續兩日大雨，官道上泥濘不堪，報官一來一回要不少時間，況且死的人只是外地來京的小小戲伶，官府未必會上心調查。

思忖至此，江寒恕轉過身，「林硯是大夫，讓他去查清楚死因。」

張勇領命，先去找了林硯，兩人才下樓，找到梁掌櫃。

「梁掌櫃，趕在官府仵作來之前，可以先讓他驗一驗屍。」

梁掌櫃心思飛速轉動，有軍醫有侍衛隨行，那位黑衣少年絕非常人。

他於是拱手，神色恭敬問：「小人眼拙，斗膽問一句，不知該如何稱呼樓上的那位大人？」

張勇亮出手裡的令牌，上頭刻著的「定北侯」三個字直直進入梁掌櫃的雙眼，梁掌櫃心裡咯噔一下。

竟然是定北侯！

他沒見過定北侯，可定北侯的威名他早有耳聞……不，應該這樣說，北邊各地沒有多少人沒聽說過定北侯。

五年前西北大亂，外敵蠢蠢欲動，大周兵馬不足，無以抵抗，節節敗退。

眼看領地要落入敵軍手中，當時的定北侯不過十四歲，卻在危難之際領兵出征，離開繁華富貴的京城，去到戰火紛飛的西北，宛若神兵天降，深入敵軍大營，一舉攻退敵軍。

五年來，定北侯保家衛國，立下赫赫軍功，前不久又擊退了一支叫囂著要進攻大周的敵軍，給外敵狠狠重創。聖心大悅，召定北侯回京受封。

定北侯還未回京，聖上已提前下旨賜其侯爵之位，昭告天下。

傳言定北侯虎背熊腰，威猛粗獷，面容猙獰，雙臂有四象不過之力。戰場上，敵軍一見到他就嚇得腿軟，西北的孩童見了他就嚇得大哭。

還有人說定北侯雖保家衛國，軍功赫赫，但他殺人不眨眼，乖戾恣睢，曾把將士的頭顱掛在城牆上曝曬三天三夜，人稱活閻王。

梁掌櫃怎麼也沒想到威名與惡名遠揚的定北侯是一個英俊少年，竟然還住在他的客棧。

他趕緊躬身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怠慢了侯爺和各位大人，還請侯爺和張都尉恕罪。」

「不必。」張勇把令牌收起來，「侯爺不欲洩露身分，引來不必要的麻煩，還請梁掌櫃勿將此事透露出去，對外稱呼侯爺一聲大人即可。」

梁掌櫃忙不迭應下，然後帶著林硯和張勇去了命案發生的地方。

出了人命，客棧眾人不得隨意離開，聽說要去驗屍，霓翠班一行人也跟著去了。

郁桃有些害怕，攏著慕念瑾，「小姐，咱們回客棧吧，別過去了。」

綠煙的容貌浮現在慕念瑾的腦海，她輕聲道：「發生這種事情，回客棧等也是心急，還是去看看吧。妳若害怕，在客棧待著，我自己去就行。」

郁桃搖頭，「我還是和小姐一塊去吧。」

綠煙是在河邊喪命的，那條河有些遠，要穿過客棧後面的梨樹林，再沿著小道走上一刻鐘才能到達。

走在梨樹林間，枝頭花瓣經過幾日的風吹雨打凋零敗落，鋪灑在兩旁草木間，花瓣間淌著還未消散的雨滴，淒涼殘破。

這片梨樹林的存在，也是客棧取名「梨花悅」的由來。

雨後山林的清香與殘存的梨花香飄來，繚繞在眾人周身，本該令人心曠神怡，只是出了命案，所有人並沒有賞景聞香的心情。

沿著長長的小道下去，小道盡頭是幾階石階，下去石階便是一條流淌的河水，也是命案發生的地方。

前兩天的大雨導致河水水勢上漲不少，水有半人高，綠煙的屍體被霓翠班的人打撈出來，放置在石階上方，直白的暴露在眾人眼前。

郁桃急忙去捂慕念瑾的眼睛，「小姐，您別看。」

慕念瑾偏頭避了過去，「沒事。」

郁桃不敢看，低聲勸道：「小姐，您身子本就弱，發生命案又不太吉利，還是避遠些好。」

慕念瑾身子弱，但她不是膽小的姑娘，她自幼就喜歡纏著長輩聽一些鬼怪異聞，再者，她前日一連死了兩次，又在寺廟裡目睹了殺人現場，什麼離奇古怪的事情都讓她遇上了，她可不害怕見到死屍。

慕念瑾道：「好了，我不過去，但妳也不許捂我的眼睛。」

知道自己勸不動小姐，郁桃不再說什麼，應了聲好。

慕念瑾抬眸看過去，看見石板上那一具穿了綠衣的屍體時，她歎了口氣。

原本鮮活的女子，如今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屍體，面龐慘白，毫無生氣。被河水浸泡一夜的綠色襦裙裹在她的身上，髮間的水漬一滴一滴流在石板上，凌亂的髮間還有些淤泥和枝葉。

霓翠班的人圍過去，李德成神情萎靡難過，一旁的朱玉娘望著屍體，瞪大了眼睛，身子瑟瑟發抖，其他人各有各的悲痛，最為難過的是和綠煙交好的春櫻。

春櫻蒼白的臉上掛滿淚水，身子一軟撲到屍體旁，放聲痛哭，「綠煙，妳只是睡著了對不對！妳睜開眼睛看看我啊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一起練習唱戲，一起去各地擺戲臺，我們說過要一輩子陪著彼此的，就算嫁人了也不要斷了來往，妳怎麼就拋下我一個人走了，妳讓我怎麼辦啊！」

春櫻悲慟大哭，聲聲哀泣，不禁令人感傷。

郁桃哽咽道：「小姐，春櫻姑娘和綠煙姑娘情誼極深，親姊妹也不過如此，綠煙姑娘走了，她該多難過啊！」

慕念瑾沒有回答，靜靜地把目光從綠煙移到痛哭的春櫻身上。

春櫻身上乾淨的綠色襦裙和綠煙的裙子交織在一起，同樣穿一身綠色的衣裙，一個人活著，另一個人卻成了一具屍體。

林硯要驗屍，不能放任春櫻繼續哭泣，便吩咐霓翠班的人把春櫻拉到一旁，開始驗屍。

他非專業的仵作，但習醫多年，驗一具屍體並非難事。

檢查屍體各個部位後，又仔細檢查了四周，沒有找到任何凶器，他便吩咐人把綠煙的屍體帶回客棧。

回到客棧，林硯向江寒恕稟報情況。

「侯爺，屍體為女子，年方十八，身高五尺半。死者被發現時已無氣息，頭面上仰，從河裡被打撈出來，口鼻有水沫和血汗，腹內亦有積水。

「除左右腕間有劃傷，死者全身並無其他傷痕以及致命傷，至於頭顱、腹內等部位是否有隱藏的致命傷，需要用驗屍工具才能檢驗。腕間的劃傷不足以致命，死者衣服完整穿在身上，未有撕毀破損，死者身上未有受到侵犯的痕跡，命案發生的地方也沒有打鬥痕跡，可以初步判定是溺死。」

江寒恕道：「既是溺死，是自然落水，還是被人推下水中遇害？」

林硯思索一會兒才道：「是霓翠班的人最先發現屍體的，下官向他們確認了情況，發現屍體時，屍體是頭面上仰，並非被人摁在水裡沉入水底而死。再參考剛才的驗屍情況及周邊環境，通常來講是死者自己落水而亡。死者落水之地有石階，石階有積水和苔蘚，有可能是死者在河邊不慎腳滑，落入了水底。」

江寒恕不置可否，「現場可有腳印和凶器等異物？」

「侯爺，下官剛才看過了，河水四周及河面沒有任何凶器，至於腳印……」張勇接過話，「霓翠班一行人外出找尋死者，找了大半夜，地面腳印混亂眾多，無法辨別。而河面上方又是石階，未能留下腳印，是以無法從現場的腳印查詢線索。」雨夜，河邊，沒有致命傷，沒有凶器，又沒有其他線索，看起來是一場意外落水的案件。不過，具體情況要調查過客棧眾人後才能確定。

江寒恕思忖片刻，道：「官府的人到了嗎？」

「侯爺，還沒有衙役過來。」張勇語氣嘲弄，「不過是雨天死了一個戲子，這樣的事情可不少見，衙門的人哪裡會上心！」

等著官府派人來不是辦法，太耽誤時間。

思及此，江寒恕起身出去，「去一樓。」

他直接去找梁掌櫃，討要登記名簿。

行人入住客棧需登記姓名、籍貫等資訊，有些客棧並不嚴格遵循，好在梨花悅記錄了每一位住店客人的資訊。

梁掌櫃把簿子拿給江寒恕，江寒恕垂首翻閱，骨節分明的手指翻到最新登記的那幾頁。

客棧共住宿二十七人，分別是江寒恕一行六人；霓翠班一行十六人；進京做生意的商人兩名；剩餘三人是慕家主僕和一名車夫。

昨夜，江寒恕身邊的侍衛一直在客房飲酒，梨花悅的梁掌櫃、徐讓等夥計也一直待在客棧，而替慕家小姐趕車的車夫和客棧那兩個商人打了大半夜的馬吊，未曾出過客棧，這些人皆有證人可以證明。

死者未受到侵犯，客棧周圍最近的村落距離此地也有半個時辰的路程，外人出沒在河邊的可能性也很小。

排除這些情況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死者是被人謀殺，嫌疑最大的是霓翠班那些人，或者是慕家主僕。

官府還未來人，江寒恕不想浪費時間乾等，決定代為調查，便吩咐道：「把發現死者的人帶過來。」

他讓梁掌櫃開了一樓的一間客房用來查案，其餘人在大廳等候。

李德成進來，「大人，是小人和霓翠班的兩個生角兒發現了綠煙的屍體。昨夜綠煙遲遲未歸，小人擔心她出意外，叫上幾個人出去找尋。小人臨近亥時出去，在外面待了大半個時辰，沒看到綠煙，想著她有可能回了客棧，小人又帶人回來了。

「沒想到綠煙不在客棧，小人在客棧待了一會兒，再次出去找她，接下來的事情大人也都知道了。」

江寒恕淡聲道：「綠煙出客棧前都見過哪些人？」

李德成回想著說：「昨天下午綠煙一直待在大廳，與小人、玉娘和春櫻在一起說話，後來綠煙和玉娘起了口舌之爭，她找慕家小姐說了會兒閒話。」

江寒恕把這幾人名字記下，「除了朱玉娘，死者生前可與霓翠班其他人不和或者交惡？」

李德成遲疑了一下，「綠煙性子雖急躁，但平日也算活潑直率，在霓翠班待了十多年，和大家相處的都還不錯。她幾歲就進了霓翠班，可以說小人是看著她長大的，她未有仇家，也未與其他人交惡，只有這段時間和玉娘拌了幾次嘴。」

江寒恕道：「因何拌嘴？」

「霓翠班在蘇州有些名氣，平日來聽戲的公子哥不算少。玉娘遇人不淑，被人辜負了，是以她這段時間性格大變，對上綠煙說話難聽了些，一來二去就有了矛盾。」說到這兒，李德成匆忙補充道：「但玉娘和綠煙是姊妹，再怎麼不和，也有幾分情意在，不會對她下手的。」

江寒恕神色依舊，問了最後一個問題，「綠煙腕間的劃傷是怎麼來的，你可知道？」

李德成想了想後搖頭，「小人不知，不過昨天綠煙和玉娘扭打在一塊，應該是那個時候劃傷的。」

李德成出去後，江寒恕又傳了霓翠班的一位生角兒問話。

那人言朱玉娘近段時間整日愁容滿面，登臺表演時也是這副樣子，引得客人不喜，於是，改捧起綠煙的場，賞銀也都轉而給了綠煙，朱玉娘覺得是綠煙使手段搶了她的客人，對綠煙心懷不滿。

另一方面，綠煙得陸秀才青睞，和陸秀才兩情相悅，情意綿綿，朱玉娘卻被人拋

棄，對比鮮明，時間久了，朱玉娘心生嫉妒，看綠煙不順眼，時常陰陽怪氣的與她說話。

江寒恕找朱玉娘問話時，見她精神不大好，落坐後身子瑟縮了一下，「大人，民女也不知道她跑出去會出意外，不然民女絕不敢和她吵架。」

江寒恕照例問道：「昨夜霓翠班其他人去找綠煙，妳沒有跟他們一道去，當時妳在做什麼？」

朱玉娘臉色白了白，「民女以為綠煙只是賭氣跑了出去，民女拉不下臉去找她，也不想去找她，反正班主他們出去尋她，也不需要民女。」

「大約亥時左右，民女聽見走廊上有動靜，好像是那位慕小姐開門出去了。民女沒在意，唱了一會兒曲兒，又過一會兒李班主他們回到了客棧，問民女有沒有見到綠煙，後來他們又出去找綠煙，天黑路滑，民女一個人不敢出去，就睡下了。」江寒恕觀察著朱玉娘，發現朱玉娘聲稱自己一直未出客棧，然她眼神閃爍，看起來十分恐慌，是客棧眾人中最可疑、嫌疑最大的那一個。

他淡聲道：「也就是說，昨夜妳一直沒有離開客棧？」

「是。」這時，她的聲音突然尖銳起來，「大人，不是民女害了綠煙，不是民女。」

江寒恕打量她一眼，「為何妳會覺得是有人害了綠煙？」

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，猶如寒冬時節一陣冷水潑到身上，朱玉娘身子抖了抖，她低下頭，「民女……民女只是隨口一說，民女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朱玉娘反應可疑，不過她不肯回答，江寒恕便不再多問，「下去吧。」

接下來盤問過其他幾人，不管是霓翠班的李班主，還是其他人，口供差不多。

江寒恕看著名單，「春櫻呢？」

張勇道：「侯爺，春櫻悲慟過度，剛才暈倒了。」

「暈倒了？」江寒恕微微挑眉，如此一來，只剩下慕家主僕還未問話，於是修長的手指在慕念瑾的名字旁點了一下，淡聲道：「讓她進來。」

慕念瑾進入客房。

踏入客房的那一刻，她驚訝發現，昨天下午那股舒暢的感覺再次出現，甚至每走一步，這種感覺越明顯一分。

慕念瑾心跳得很快，她感受著身體的變化，穩住心神，在江寒恕的對面坐下。

坐下後，這種感覺更加濃烈，她聞到面前少年身上的氣息，清冽乾淨。

那淡淡的清香縈繞在她周身，如同疾病纏身的患者突然被治癒了沉疴舊疾，四肢百骸都變得清爽舒適。

這太奇怪了，慕念瑾濃長的睫毛顫動一下，顧不得講究名門閨秀該遵循的規矩，抬起頭，看向面前少年。

是這間客房的風水和環境不錯，還是靠近這個少年而讓她覺得舒服？